随笔

邻家的宠物

黄晓梅

中国人刚开始养宠物的时候热衷于养狗，那曾是暴发户的象征，传说京城一只京叭狗高达十几万元，而一位大学毕业生到机关工作5年月薪才300多元人民币，所以我经常感到自己还没有狗值钱。转眼之间不过几年功夫，养狗普及到寻常百姓家，逐渐与财富脱钩，但我却认为，干这样的事要么有钱，要么有“闲”，虽然它并不需花费大量的金钱了，但也要花费时间，时间比金钱还宝贵，像我这样为生活为工作忙三叠四的人根本不配养宠物，我要能把自己养得好一些就不错了，邻居上赶着白送我宠物时我都拒绝了。我高傲地认为：用动物来填补生活内容太可悲了，那是精神空虚的人干的无聊勾当，这种生活与我根本不搭调。

狗儿猫儿需要朋友，主人们也就成了朋友，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闲聊，穿梭在这些狗友猫友中我已习以为常。我的居民楼下有一对老年夫妇，居住多年只是见面点头而已，不过我却熟悉他们家的狗叫声，每次进楼门，都是这家伙向全楼的人宣布我的到来。有一年男主人得了脑血栓，半个身子动不得，只能拄着拐杖在老太太的搀扶下到户外锻炼身体，只见老太太一边吃力地扶着老头，另一只手还牵着家里的棕毛哈巴狗，我无奈地看着这个又遛人又遛狗的老太太，真想劝她把狗送人好了。我还没想好是否张嘴建议，我竟然吃惊地发现，狗儿的队伍却迅速壮大。开始老太太手中的狗链上又多了一条大型白色牧羊犬，过两天又有两只小型叫不出名的小狗。这个老太太遛狗的负担成倍增长，她不可能同时遛人又遛狗了，老太太真会想办法，每天先扶着老伴走十圈，然后让他坐在椅子上，再把四条狗一手拉两只再遛几圈，这些狗好在不乱叫乱跳，样子安静而高贵，它们安静地走完后，又安静地围在主人周围或蹲或卧晒太阳……

我开始可怜这两位老人了，他们的儿女不照顾老人，都跑到哪去了，老人寂寞得只好与狗为伴，难道多养几条狗就能驱赶孤独了，人的精神空虚竟然靠动物来填充。老太太累倒了怎么办？爱好也会杀人的，狗最好不要再养了，还是找人家分别送掉，身强力壮的狗友多的是，肯定有人会分担的！

我这个不喜好打听别人隐私的人有一天竟然主动靠近两位老人搭话，打算说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我胆怯地凑过去，我发现那只大型纯白牧羊犬的两只耳朵动了两下，两只眼睛直视我。我避开它的眼睛，动物往往把对视认定为挑衅，然后出于自卫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何况我心怀不轨，想要主人把它们遣散。我小心翼翼地开口了，生怕狗儿们听懂人语，对我实施报负。我先从老人的身体问起，又问起这些狗的来历，我很纳闷他们家的狗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而且品种奇特。没想到老人们告诉我：我们的儿女都在马戏团工作，长年在国外演出，这些狗儿们全是老了残了退役的动物演员，孩子们说马戏团没地方养它们，如果不收留它们就只能送狗肉馆去了。孩子们知道我们身体不好，可是这些有残疾的狗又没人愿意要，我说，那就送我这儿来吧，让它们善始善终吧。我一时语塞，准备了一堆的头头是道的话全作废了，老太太拍拍那只大白狗的头说：“它老了，得了白内障已经失明了，牙也不好，我得把它的食儿做得烂乎些，可它总是挨小个狗的欺负，小狗比它能抢食……”我对大白狗的戒备是多余的。

我讪讪地应答着，看着这四条小生灵，它们曾经生龙活虎，曾经穿着俏丽的服饰为人们带来欢乐，没人会想到它们下台后，老了病了残了会是什么光景？好在狗儿们不会像人类那样为繁华逝去而感伤，它们仍旧为面前的狗食而欢呼雀跃，它们身在寂寞中而不感寂寞，它们没有感到遭到厌弃，依在两个老人身边依然认为人类是最可靠的伴侣，它们对人类的信任超过了人类对同类的信任。

我不再怜悯这一对老人了，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健全最充实的人。

母与子（国画） 兰伟

新书架

《枫落小楼冷》

海棠

聂华苓，生长于中国内地，成名于台湾，定居于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她的这本散文集分为情事、人景、风景等章节。情事写她与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的爱情故事；人景写了艾青、冰心、梁实秋、哈维尔（捷克作家、总统）等中外作家的印象和回忆；风景主要是作者与丈夫在世界各地寻访时的见闻。普通的题材却被作者写出了特别的韵味。“情事”里的多篇文章，几乎就是作者与丈夫的对话记录，但读来亲切而生动，字里行间全是两人之间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人景”也写得独树一帜。因为工作的关系，作者有机会结识了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她平静而客观地写她见到的或经历过的情景，极少抒情，极少议论，但她仍然能带给读者震撼。虽然书中把“风景”系列的文章单列出来，但这些作品的绝妙之处却在于它们不仅具有世界各地的美妙风景，同时还有“情事”和“人景”的交会，还有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作者用她温文尔雅的笔触将这些所见所感自然地调和在了一起，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优雅、丰富、和谐的美轮美奂的画卷。在看似平和的叙述中，一种看不见的深情正在作品之中流淌。作者说：“人和书的世界都是既繁华又苍凉；繁华与苍凉，我全爱。”也许这种“爱”正是作品能打动我们的原因。

江苏文艺出版社

田野（水彩） 王伟

绿城杂俎

相对

——观第十届亚洲艺术节《不是陌生人》有感

鱼禾

从声音浊杂的印刷厂出来，进入省电视台第八演播厅的时候，一眼就注意到舞台布景的空旷，被琐事搅扰得浮泛的心，很快安静下来。香港动艺《不是陌生人》，应该是第十届亚洲艺术节舞台艺术展演的最后一场。我暗暗庆幸，总算没有全部错过。

难以说这是动艺的综合感还是现代艺术的特性，演出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的抽象感和空旷感，它表现的不是具体的熟悉的情景，而是符号化的场景，是相对纯粹的人体和空间；从场景到意韵，有宽阔的自由感受空间。所以，看这样的表演，最好是不阐释。所以，只说感觉：

数秒。开场是数秒的声音，结束仍是。灯光在数秒的声音里渐渐亮起来，最终又渐渐地暗淡下去。那么，这一场声音与形体的和舞，是一个人临睡之前的狂想吗？硕大的手写体数字在电子屏幕上一个一个出来，又消失，像从容不迫的时光，缓慢然而残忍地，从一个人手指间淌过，就那样一去不回。

静与动。几乎所有的场景，都是形态的动与静的组合。是一个人相对于自己，或两个人相对于相互之间表象与实质完全不同的状态，那种两位一体的表现，静穆的外部，狂乱的内心。而声音的动与静更令人震惊。似乎从滚滚红尘的喧嚣中突然掉落到一片失声的荒原，乍然惊现的虚无，把走着或坐着的人，变得如漫无目的的爬虫一样荒谬。那时候，动艺最善于表现的荒芜感，在寂静的狂野里变得撕心。人与自己，或人与人，人与世界，这样熟悉又这样陌生，无处不在的介入与无时不在的疏离，凝望时，在细节密布的表象之下，有着咫尺天涯的间距。

道具。只有那些最庸常习见的家具。从沙发到床再回到沙发，一个疏离与亲密的令人费解的轮回。灯开了灯灭了，人有时候甚至看不见自己，更看不见身后时而微弱、时而庞大的影子。我们相处的时候，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才能够不损伤彼此的自我、也不损伤彼此的爱情？

场景。一个坐在沙发上织毛线的女人，从寂静的姿势里逃离，而她所做的，却是把自己缠绕在一个重复的传统的动作里。她曾被自己试图推开：一个人，不是自己的陌生人，也不是自己的解意人。

场景。床上的人。百无聊赖的静卧与疯狂的颠倒：是缠绵还是对抗？床上的人终于不再撕扯，安静下来，一个人为他们蒙上了被单。那终于安静下来的婚床，在渐渐黑下去的灯光里，是如此像一张双人的灵床。

场景。他或她，他们，一步步走向光，影子变得巨大，而终于毫无痕迹。向往与丢失之间，也只是一步之遥。

场景。女人折叠好那条裤子，男人却要穿上它，争执的结果是，他们分别穿了一条腿。是否深藏在两性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尖锐而暧昧？

色彩。全黑白，唯有那把花，所有的关系中唯一的彩色，时被一枝枝珍惜地捡拾，时被毫不留情地扯碎、丢弃。它们堆积在地上，像黑白片里被划开的伤口。

书林漫步

“更新，生长，创造”的可能

——读《如果爱，如果艺术》

张宁

当涓生说出“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实际上是在给老旧的中国推荐一种崭新的价值。

这已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儿了。当时，这里的人们于此还很陌生，新青年和新思想者们也仅仅停留在理念阶段，还仅仅处于爱的初醒。但在与此对应的另一片土地上，一小部分人却以血肉之躯在践行这些理念，在践行中丈量着人性的宽度和限度，探索着更细密的各种可能的空间，或痛苦，或喜悦，或绝望，或无奈……

这“另一片土地”便是欧洲。如今，我们对其中一些人的故事已耳熟能详，甚至津津乐道，成为人们冲破传统道德的榜样。但也仅仅如此，涓生的后代们并不比涓生在精神、情感和道德探索方面走得更远，甚至更少某种精神和伦理气息。在一种缺少伦理维度、也不含有美和艺术的享乐主义时尚中，冲破传统道德反而成为人们跟随自己欲望方便行事的根据。

如果爱，如果艺术呢？这正是刘海燕新著《如果爱，如果艺术》向我们这个享乐主义也是实利主义时代提出的问题，其中还包含了未能在书名中出现的一个发问：如果伦理呢？

在两性关系中，他们只保留情感的部分，不要家庭，不要孩子；在生活中，他们避开了精神生活以外的生活负担和社会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居所。他们省略了所有的现实关系，把自己押上了自由和悬念之路。

常常被人津津乐道的萨特和波伏瓦的世纪之恋，也并非没有扎根在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的土地上，只是他们懂得舍弃什么，通过舍弃（即不享用）而拒绝了压力；通过在经济、情感和心理上的互不依赖（如有万一，决不会有被抛弃的怨恨感觉），而保持了持久的活力。当然，这依然不是充分理由，充分理由是两个人在思想上紧紧相随——“我所有的想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就对她阐述过。……因为她的哲学思考达到与你同样的水平”（萨特70岁时答记者）。

当两性之间避免了“伤害”形式，那唯一的伤害便是“隔膜”；当“隔膜”也不再产生，那还有什么能隔膜和伤害他们？的确，萨特是风流倜傥的，但他并不像世间许多风流倜傥的人那样，反过来约束自己的爱人——“亲爱的，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必然的爱情，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偶然的爱情”。也许，世人只注意这对奇怪的男女在两性关系上的互不干涉，却不太在意其中真正的价值，即“对等性”这一伦理。即便如此，让“对等性”贯穿于实际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和困扰的，在萨特、波伏瓦和比安卡的三角恋中，波伏瓦日后在《女客》通过人物弗郎索瓦兹之口所透露的丢失自我的感觉，正是波伏瓦当时的自供状（不可避免的，这是在体验人性限度）；而比安卡在萨特、波伏瓦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也袒露了当初被伤害的心灵（无疑的，这展示了人性和历史的限度）。

波伏瓦和萨特的世纪之恋无疑包含了令许多推崇者也难以理解的丰富。但这仍然只是一种类型，《如果爱，如果艺术》还写了其他类型，如伍尔夫、萨乐美类型，阿伦特、克洛岱尔类型，以及杜拉斯、索妮娅。这里之所以把阿伦特和克洛岱尔视为同一类型，是因为这两个天才女性在年轻时都爱上了已有家眷或有女伴的天才男子。两位女性最终的不同命运，恰恰为这种类型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空间。而克洛岱尔的悲剧，也并不仅是因为坚持天性中的爱的排他性，拒绝罗丹不抛弃女伴的爱，而是因为她依赖爱，离开了爱便无法真正地投入艺术。而艺术，或者说创造性工作，正是伍尔夫、杜拉斯、萨乐美这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女性的根本。

杨说，如果杜拉斯不写作，她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

也许从战时起，波伏瓦已经是无可替代，他们之间不仅是爱的关系，还有写作关系，对文字生涯的迷恋，使他们在对方身上更清晰地看到自己，“您就是我”。

她摒弃了个人情绪性的因素，以思想者冷静的理性对“类”进行关注……这就是萨乐美，她让一切都进入理解和分析之中。伦理学的困境好像从来没有妨碍过她。

同样，与克洛岱尔处于同样困境的阿伦特，也是靠了她的创造性工作，靠了她的哲学写作，不仅当初避免了伤害，也最终在事业上拯救了那个曾爱过她的著名的老师——海德格尔。这在相当程度上，从另一方面，向身处东方的我们诠释了中国现代传统中已有的命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这本以浓墨重彩书写天才女性的书，也以近乎闲笔画出了几个默默无闻的男性的侧影，他们分别是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萨乐美的丈夫安德列亚斯和杜拉斯晚年的情人杨。安德列亚斯和萨乐美、伦纳德和伍尔夫那种无性或近乎无性的契约爱情和婚姻，杨和杜拉斯那种忘年之爱，肯定会颠覆男权社会中人们的正常感觉的，但这些奇特的男人却为了爱，为了自己深爱着的人，甘愿做出如此“牺牲”。也许根本算不上牺牲，爱中的非理性和爱中的理性同样重要，只是需要合理的分布。而在爱中，也没有什么是奇特的。

《如果爱，如果艺术》一书中有一种罕见的纯净气质和高贵品格，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始终沉浸在纯净和高贵的精神之中。这显然是作者，一位低调、内敛、在一个实利主义时代始终坚持让灵魂与灵魂对话的女评论家精神生活的结晶。而在书中，作者就经常让自己写作的时间与书中叙述的时间交错、对话，把我们这个实利主义时代反讽性地置于一种精神生活的历史背景……

接耳

洪放 GUA ZHI

黄大壮道：“一点也不成问题。我一个人就行。”

“这个下一步要好好研究。高乡长哪，我建议乡里拿出一个窝儿山茶叶开发的规划，我跟县委汇报，争取开过年来就实施。”杜光辉对高玉说，高玉高兴地笑了笑，接着又有些犹豫道：“这种规划搞了好几个了，可是……”

“这个，我一定要好好组织。你们只管搞好规划，要详细，不仅仅要有种植，还要考虑将来的品牌，目光一定要长远。”

“这当然好。要是杜书记把这事搞成了，我高玉第一个请杜书记喝酒。”高玉说完，杜光辉也笑了，说：“那就等着，咱们喝。”

回到县里，杜光辉看到林书记正在办公室，就急忙赶过去，把上午到玉树的情况简单地汇报了下。林书记说：“光辉同志辛苦了。好在雪停了，下一阶段抗雪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就是搞好救助，帮助一些因受雪灾的老百姓，渡过难关。看来还要发动社会各界来捐款。更重要的，是要积极恢复矿山生产，打通道路，使煤能不断地运出去。今年，桐山财政的压力大啊！”

“林书记，我看了玉树乡窝儿山的茶叶，我想像这样的山区，还是应该在茶叶上多做文章。这是有效利用山区资源、解决山区脱贫致富的根本路子啊。”杜光辉说着，向前倾了倾身子。

林书记将手头上正在看的文件，放到了一边，哈哈一笑，“光辉同志啊，你的调研很实在。桐山是个山区县，大家都知道要依靠资源，发展经济。可是怎么发展？依靠什么资源？这里面名堂多啊。桐山也是经过了几届班子的探索，才确定了以矿山开发为主的思路。不是我们不发展茶叶，而是难以发展哪。不过，既然光辉同志对茶叶发展有兴趣，我看也可以作为山区发展的一条思路，好好琢磨琢磨，这样才好啊！”

林书记又埋头到文件堆里了。杜光辉没有再说话，出了门，正要回自己的办公室。听见林书记在后面喊了声：“杜书记。”

杜光辉又折回来，林书记拿着桌上的报纸说：“你看看，这上面这几天发了好几篇湖东抗雪的报道，还有电视台，都在报道湖东的情况。我想，我们桐山也很不错嘛。就是你杜书记，不也一直战斗在抗雪第一线？看来，我们的宣传机构还是不够敏感，也没有很好地利用好有关的关系。我已经批评了吴部长。我听说，湖东的这些报道就是他们下派挂职的简书记一手策划的。他也是省委宣传部的吧？”

“是的”，杜光辉回答着，脸上却有些发烧。他没有想到简又然在大雪之中，作了这样一个策划。他知道简又然人灵活，可是这一招，也太漂亮了。让湖东扩大了影响，又使湖东的干部一下子认识了简又然这个人的能力。不简单，不简单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其实，作为省委宣传部的工会副主席，他也是认识不少媒体的记者的。真要是想到了，也同样能请来。可是，他没想到，简又然想到了。而现在，这想到与没想到的结果，就是书记们也注意到了。林书记虽然说得含蓄，但杜光辉听得出来，他是有些不太高兴的。

9

江省长到湖东专程视察抗雪，这对湖东来说是件大事。李明学很有些激动，湖东一直是全省县级经济中的老大。这一回，在抗雪这样全民动员的大事件前，他也成了老大。

在常委会上，李明学清了清嗓子，说：“这当然得感谢全县人民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有力，措施得力。当然喽，这里面还应该重点介绍一下简又然简副书记对湖东抗雪的贡献。不容易啊，又然同志一直战斗在抗雪第一线。在抗雪最关键的时刻，他请来了新闻媒体，让舆论为大家鼓劲，从精神上鼓舞人，这作用不能小看哪。”说着，他带头向简又然鼓起了掌。

简又然笑着道：“明学书记夸奖我了，湖东抗雪主要是大家的功劳。我只不过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请明学书记再也不要说了，说了我脸红。”

“哈哈，既然又然同志爱面子，我就不说了。下面就专题研究一下，江省长来的接待问题。”

县长汪向民抬起头，说：“这事我建议就由简又然简副书记牵头，请梅主任具体负责。”

梅白朝简又然迅速地扫了一眼，又迅速地收回了眼光。

14

连 载

裴一看这阵势，深知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就向“杆子队”队员大喊：“弟兄们赶快分散突围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谁知大家都坚决地说：“我们活着是司令的兵，死了是司令的鬼，和他们拼了！”

大家一边说，一边齐向距离最近的日本鬼子开火，一排子弹射出，几个日军应声倒地。

日军的木村中队长看到裴的队伍临死还这样英勇，就下命令开炮，其中一发炮弹打向裴子明，副官邢彪奋不顾身地扑在裴的身上，不幸壮烈捐躯。

裴子明虽被邢彪压在身下，但也负了伤，加之气急攻心，昏死过去。

梁敏之、杨香亭的汉奸武装见此情形，气焰更加嚣张，必欲置裴子明于全军覆灭之死地，都举枪正要向“杆子队”扫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从北山高处传来隆隆炮声，一队人马似从天而降，以锐不可当之势冲下来，一边冲一边喊：“我们是八路军皮司令的先遣支队，你们跑不了啦，快缴枪投降吧！”

梁敏之、杨香亭的部队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听到皮定均的八路军先遣支队来了，顿时吓破了胆，一个个丢盔卸甲，纷纷逃命。

不明军情的日本鬼子晕头转向，自然也无心恋战，一窝蜂似的撤离了战场。

皮定均一举扭转战局后，命令支队战士迅速把裴子明和负伤的“杆子队”队员抬走抢救，对裴的副官邢彪等已捐躯者，就地进行了掩埋。

先遣支队的卫生所就设在山林深处的一个洞中，这次为抢救“杆子队”伤员，又临时腾出战士们住的几个山洞，全力以赴救治伤员。

这正是：中计杆子队进轘关 陷落危阵生死悬

破敌先遣队入虎口 力挽狂澜施救援

义献军库，裴团长拉“杆”入伍 报党恩

裴子明被抢救过来后，一睁眼就看到皮定均坐在他身边，这位据说从娘肚子出来就没流过眼泪的硬汉子，第一次放声大哭起来！

裴子明一边哭，一边拉着皮定均的手说：“这次我才真正认清谁是仇人和朋友！现在天下只有两家，一家是我们的救命亲人，真正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八路军；一家是想灭亡中国，要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再没有第三家。从今天起，我裴大炮就是皮司令的部下，坚决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干。”

接着，裴子明又不解地问：“皮司令啊，这次日伪军的行动，你是怎么知道的？真是如神兵天降啊，要不是八路军出手相救，不光是我裴子明没命了，连我的弟兄们也都完了。”

皮定均笑着说：“听说你接待了一个所谓的八路军中队长？实际上，他是日军山本队长的情报队长，叫时运祥，外号‘夜猫子’，是梁敏之和汪先觉事先商量好，让他化装冒充八路军去骗你，想借机除掉你。结果，他被你打伤后，又被我们的侦察科长曹飞发现，把他活捉了来。我们抓到‘夜猫子’后，就分析梁敏之等人会对你再下毒手，但他们具体用什么办法除掉你，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暗中跟踪梁敏之。当我们发觉你的队伍向轘辕关运动，而且把你布局在关的南面最低的干沟谷，那是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们分析认为：他们可能要从这里对你下手，但当时我们支队的不少人已经到群众中去组织宣传抗日活动，马上集合不起来，怎么办？紧急中，我们只得把部队仅有的人员立即拉出来，聚集到西北山上最高处，见机行动。不过这次由于我们兵力不多，行动也不迅速，你的弟兄还是吃了亏，你也负了伤。”

皮司令说着，又令人把“夜猫子”拉上来！

裴子明一见到“夜猫子”，火冒三丈，上去照他脸上就是一掌。

怒不可遏的裴子明举起枪正要毙了“夜猫子”时，皮司令说：“裴兄，省一颗子弹，就用我送你的战刀结果了他吧。”

裴子明“嗖”地一下拔刀出鞘，只听“刷”的一声，“夜猫子”的头就被劈成了两半，脑浆和血污溅了一地！

刀劈了“夜猫子”，裴子明激动不已：“皮司令，我敬重八路军一心一意抗日，保卫国土。咱以前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却舍命救我，我就是炮筒子也得拐弯，是铁石心也能暖热呀！”

“大哥不用客气，你是抗日志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皮司令诚恳地说。

6